新时代网络空间道德建设刍议

蓝　江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46）

［摘　要］2019年10月颁布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将网络空间的道德建设单列一章，意味着网络空间的道德建设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重要内容。从内容上来看，网络空间需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确的舆论，甄别虚假和不良信息，提高网民的媒介素养；形成适应于网络空间发展的道德自律的主体。而在主体方面，主体已经呈现出媒介化、数据化和算法化的特征，这些新的特征为新时代网络空间的思想道德建设提供了新的契机，借助于数据收集和算法计算，思想道德教育可以更准确地描绘出教育对象的思想状况，从而给出对象的数字图绘。并通过数字平台和数据采集、分析，实现精准的思想道德教育。

［关键词］新时代　网络空间　公民道德建设
［中图分类号］D6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2X(2020)01-0073-06
DOI:10.16075/j.cnki.cn31-1220/g4.2020.01.012

2015年12月，习近平主席在浙江乌镇举办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提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主张。“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不仅意味着中国和世界需要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通信技术发展等方面进行密切的合作和联通，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构建互联网治理体系，促进公平正义”等网络空间非技术层次上的需求，即从道德、法治和治理体系角度来审视互联网给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乃至全球化的世界带来的新的机遇和挑战，也意味着新时代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必须将网络空间纳入治理体系，将网络空间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场域，从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内容。

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将网络空间道德建设作为独立的一部分，一方面对应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提出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应对了新时代日益发达的互联网技术和数字技术带来的环境背景，从而将网络空间公民道德建设的问题提上了日程。《纲要》明确指出：“网络信息内容广泛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行为。要深入实施网络内容建设工程，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让科学理论、正确舆论、优秀文化充盈网络空间。”在网络空间开展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开展道德建设，弘扬主旋律，让正确的舆论占领网络阵地，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网络空间道德建设的内容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界定，不仅仅是针对德国唯心主义将人的本质抽象化的批判，更是让人的本质回归现实，在人与人的社会交往层面来理解人的一种唯物

［作者简介］蓝江，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主义的方式。对于当今世界而言，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唯物主义的界定，意味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的本质，也是基于当代中国具体的实践来界定的，而在微观层面，人的本质仍然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但需要注意的是，随着互联网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已经打上明显的网络化烙印。换言之，我们今天的社会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网络空间中的社会关系，我们在各种网络平台上来建立不同的社会关系，这势必意味着人的本质需要放在这些网络平台上重新考量，而在这种新的社会关系上建立起来的网络空间的道德也必须重新构建其独特的内容。

1．网络空间主旋律的弘扬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正确舆论引导人，做到所有工作都有利于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推动改革发展，有利于增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讲导向，这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导向。"[2] 网络空间是重要的新闻和舆论空间，并呈现出极为复杂的状况。国外的Facebook、Twitter、Instagram、Telegram、Youtube空间；以及国内的微信、微博、哔哩哔哩、优酷等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一种可以用传统模式来引导的空间。这些媒体的传播具有很大的离散性，在信息传播上有很多的不可控因素，它不是简单的一个中心信息源传播的信息。相反，相对于传统媒体有着一个官方平台来控制信息的传播与流通，今天的媒体有更大范围的参与。以Youtube为例，很多普通人都可以拍摄小视频，拍摄Vlog，成为上传信息的"Up主"，如果能引来足够的关注度和订阅量，这些"Up主"就能获得与大媒体同等甚至更高的关注度。例如，最近在Youtube上流行的李子柒的视频，获得了与美国媒体CNN相当的关注度，而李子柒用中国乡村生活的风貌向众多向往中国文化的外国友人传播了中国传统独特的美学，让一个别样的古韵风格的中国女子成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民间代言人。在网络平台上，李子柒用简朴的视频弘扬了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李子柒尽管不是中国官方的代言人，但成为对主流媒体宣传的有益补充。我们也要看到，由于新媒体发布的渠道的多样化和即时化，使得人们面对不良信息、错误舆论的侵袭的风险也与日俱增。而这种复杂的局面管理难度也非常大。

2．网络空间虚假信息的甄别

正是因为网络空间中信息渠道的多元化、信息来源的复杂性，以及各种网络互动平台让参与网络用户具有更多的自主性，使得网络空间的信息和交流比传统的媒介空间更为复杂。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中，弘扬主旋律和把握正确的舆论信息与不良信息和错误舆论的分界线，不再像以往那样分明。例如在拥有上亿用户的微信和微博中，其中既有像"紫光阁"、"共青团中央"这样官方的弘扬主旋律的微博账号，也有一些民间自发的传播正能量的视频作者和微博博主，他们拥有几十万的"粉丝"数量，带动了上亿次阅读，是网络空间传播的新兴渠道，对弘扬主旋律，传播正确的舆论信息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在国内微博、抖音、QQ日志、微信朋友圈中，以及国外的Facebook、Twitter中有很多打着公共知识分子的旗号，将矛头对准国家、对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对准党的领导的谣言信息。如果这些谣言信息在网络空间肆意扩散，必然会带来不良的影响，甚至会造成社会动荡。最近几年，传播不良信息的账号和博主调整策略，转向采取被称为"带节奏"的不良信息的传播方式。例如，他们首先利用一个真实的社会事件，将该事件指向所谓的"幕后黑手"，并试图将舆论焦点转向党的领导和国家的体制，从而达到传播错误信息，混淆视听，误导人民群众的效果。这种借题发挥、"低级红，高级黑"的方式，误导和影响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判断，其破坏力更大。

3．网络空间的行为自律

如何提高网民信息甄别力？这就需要在网络空间培养一种新型的主体，使他们能够鉴别诸多不同渠道、不同来源、良莠不齐的信息，增强自己的辨别力。《纲要》明确指出："网上行为主体的文明自律是网络空间道德建设的基础。要建立和完善网络行为规范，明确网络是非观念，培育符合互联网发展规律、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的网络伦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理、网络道德。”因此，要在网络空间培养行为自律的主体，他们不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而是网络信息传播和交流的参与者和中介。对于网络空间的主体，不仅需要在接收信息的时候进行甄别，区别不良信息和正确舆论，去伪存真，更重要的是，需要主动地传播正能量，激浊扬清，这就需要每一个参与网络空间的自律主体在微博、微信朋友圈、QQ日志，乃至海外的Youtube、Facebook、Instagram上主动传播正能量，让中国的声音和话语走向全世界。只有让所有的网络空间的自律主体都有效地参与到正确舆论和正能量信息的传播中，才能真正涤荡不良信息的影响，让主旋律在网络空间绽放出美丽的花朵。

二、网络空间道德建设的主体

网络空间公民道德建设最核心的任务是培养适应网络社会和数字化技术发展的新型的自律主体，这些主体不再是被动地接收信息，而是在网络空间中形成一个巨大的网络，成为主流信息传播的重要支撑力量。为了推动网络空间道德建设，培育新型的网络空间道德主体，需要深入分析网络空间主体的新特征，并从这一系列新特征出发，开展思想道德教育。

1．网络空间道德建设主体的媒介化

今天，随着互联网和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主体的存在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然，我们仍然是自启蒙运动以来那个能够进行自主性和理性思考的主体，能够利用理性的判断对生活世界的周遭进行理解和判别，能够从世界的氛围中来建构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也能够根据历史和社会发展的潮流来规划自己的人生发展方向。的确，作为一种主体，我们不是游离在世界之外的，而是与世界最新的发展变化保持着密切的关联。马克思曾批判费尔巴哈：“费尔巴哈从来不谈人的世界，而是每次都求救于外部自然界，而且是那个尚未置于人的统治之下的自然界。但是，每当有了一项新的发展，每当工业前进一步，就有一块新的地盘从这个领域划出去。”[3] 费尔巴哈只能从静态的外部自然世界来审视人的存在，但实际上人的存在是人类的历史发展，与技术发展密切相关。马克思认为，每当有新的技术发展，我们的生存和发展就会越来越远离费尔巴哈的那个外部的自然世界，从而在新的层面上塑造人类主体。马克思的批判在网络社会和数字社会中仍然是掷地有声的。毕竟我们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在具体的生活化和技术化的背景下生存的人。当我们使用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其他智能终端设备的时候，实际上，这些新技术已经通过互联网改造了我们的生存方式。当我们乘坐地铁或其他交通工具时，多是用手机看新闻、刷朋友圈、玩游戏、看电影等。如果没有携带手机就会感到无所适从和孤独。这个现象说明了今天的人的存在不仅仅是我们的身体性存在，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将许多时间用在网络空间中，构成了一种数字化生存的方式。从马克思的角度来看，技术的发展必然带来人的本质的进化，那么我们可以说，今天的人的存在就是一种被数字化媒介中介了的存在，即网络空间中的主体实际上就是媒体化的主体，我们的主体不仅仅是我们的身体与世界的关联，也是我们的数字化身份和各种网络平台之间的互动关系。比如，当我们到达一个新地方，出行大多倾向于选择用打车软件来打车，不想出门吃饭时会选择网络订餐，会用手机“刷”一上午的抖音和微信朋友圈，等等。我们不能简单判断这些行为是一种异化或电子鸦片，是一种对人的本质的反动。恰恰相反，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即媒介化的主体的存在方式。

2．网络空间道德建设主体的数据化

网络空间媒介化的主体带来的一个直接结果是，主体是以数据的方式存在于网络空间之中。自启蒙运动以来，个体是作为最后的不可分的存在物而出现的，无论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还是莱布尼茨的单子论，最后都会将一个不可分的单元作为思考社会和国家的基本单位。也就是说，无论我们是什么样的职业、种族、性别、人格，最终都是以一个统一的人格参与到社会交流和道德行为之中，而思考道德建设的最基本的单位也是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个体。然而，在网络空间中这种以绝对不可分的个体为基础的道德行为和社会交往理论出现了一点点偏差。因为通过网络平台发生的社会交往行为，我们并不是以纯粹的个体身份参与交往，而是变成了一个数字化的身份参与到网络空间的交往中。在电影《头号玩家》中，主人公韦德·沃兹参与绿洲游戏的身份是帕西法尔（也是瓦格纳著名歌剧《帕西法尔》的主人公的名字），而他与网络空间（即绿洲）中的交往对象，如网名为“阿尔忒弥斯”（这个名字是古希腊神话中的狩猎女神）的女玩家，以及网名为“大东”的日裔玩家形成了社会交往关系，但他们在现实世界的生活中从来没有见过面。这种现象充分说明网络空间交往的基础是数字化身份的交往。在网络中，尽管越来越倾向于推行实名制，而我们的基本身份信息（年龄、性别、出生年月、籍贯、爱好等）已经构成了我们参与网络活动的一部分，甚至随着面部识别技术的实现，我们的面部表情都可以转化为具体的数据，参与网络空间的活动。

在5G时代，原来只能传播简单的文字信息和图片信息的网络具有了更快捷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各种信息都可以打包变成一个具体的数据包。我们变成了一个由数据构成的虚体，参与到网络行为之中。“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和活动都可以被转化为一种数据记录下来，那么我们在A地的行为，变成另一个巨大的数据包，在瞬间可以传递到B地，通过B地的解码设备，将转化为数据包的行为操作数据转化为真实的指令，然后通过指令来实现数码控制的挖掘机和手术臂来完成手术。”[4] 这样，我们不仅是以文字信息、简单的数字信息、图像信息参与到网络空间的交往之中，我们的日常行为甚至基本的生活方式都可以转变为数据参与到社会交往中，成为网络空间中独特的数据化主体。

3．网络空间道德建设主体的算法化

之所以强调网络空间主体的媒介化和数据化，是因为任何经由网络媒介的数据化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环境下进行算法分析，成为可以进行算法计算和分析的数据。由于算法的存在，让网络中的数据信息成为网络空间行为引导和控制的关键数据。以淘宝网为例，我们每一次在淘宝或天猫上购物的信息，我们浏览过什么网页，将什么商品放入购物车，会针对什么商品直接下单，这些看起来无关紧要的数据，实际上在经过收集之后，通过算法的分析计算，可以变成有用的信息。例如，假设我们经常会在购买电脑的时候，购买某个品牌的蓝牙鼠标，如果有上千次这样的信息出现，会被后台的大数据计算视为具有强关联的信息，这样当以后的用户进入淘宝网之后，网络会自动推送该蓝牙鼠标的界面，从而使用户在购买电脑的同时也购买蓝牙鼠标。这就是大数据算法的引导作用，它不仅出现在购物类网络平台，也出现在思想、意识形态、道德、政治的引导中。例如，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一个名为剑桥分析公司的机构通过收集Facebook百万名用户的点赞和转载信息，再通过预先设定好的算法，可以对所有用户的信息进行详尽分析。值得关注的是，“大数据公司表示，他们只需要根据Facebook上用户的5个点赞信息，就可以比较准确地判断出该用户的政治倾向，如果该用户有发言，或者有更多的互动行为，则能为分析公司提供更丰富的材料，可以帮助分析公司判断，发送何种推送可以对该用户产生影响，来动摇或巩固他的某一政治立场，来控制他相应的政治情感”。[5] 因此，在网络空间中，问题并不仅仅在于收集主体的数据，更关键的是可以将数据变成可以分析的对象，然后再变成引导人们思想道德行为的引导性信息。

当然，任何技术的发展都存在两面性。但是作为一种技术，这种算法的优先性也为网络空间思想道德建设提供了一种启示。我们需要做的是，面对网络空间的海量信息，通过算法分析实现对人们道德行为的引导，那么算法就是一个实现网络空间道德建设的利器。于是，我们不仅需要看到被媒体化和数据化的网络主体，也需要看到可以被算法引导和影响的道德主体的构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之定义为网络空间道德主体的算法化。而算法化的思想道德主体，也正是让思想道德教育进一步面向新时代，为实现数字图绘和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精准思想道德教育提供了新的可能。

三、网络空间与新时代思想道德教育

网络空间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需要一种适应于媒体化、数据化和算法化的新型网络主体，这种网络主体不可能自然而然地产生，需要新时代思想道德教育与时俱进，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让正确道德取向成为网络空间的主流。

1．思想道德教育对象的数据图绘

网络空间的道德主体并不是直接参与到互联网世界的各项行为中，尤其是在面对不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或多个与现实世界身份对应的“身体”，这个“身体”并不是真正的身体，而是通过一种算法将我们各种具体身份转化为对应的数据，从而表现为一种数字化的身体，我们也可以称之为“虚体”。理解网络空间的“虚体”的社会交往和道德参与，对于网络空间中的思想道德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传统的思想道德教育的理论往往是以教育者的视角来展开的。也就是说，思想道德教育的出发点是教育者，教育者按照一种信息传播和教育的回路，将教育信息通过某种媒介传播给受教育者，然后受教育者通过测评、访谈等方式将思想道德教育的效果反馈给受教育者。这是思想道德教育的循环，但是在这个循环过程中，最困难的部分并不是教育的内容和方法或教育过程，而是对受教育者的信息进行比较准确而详细地掌控。在以往的理论模型中，受教育者大多以一种抽象的形式出现，作为思想道德教育理论建构的一个环节或要素出现，而不是以活生生的个体出现。一些研究将受教育者还原为某一特定身份，如大学生群体、工人群体、农民群体等，将这些群体的属性直接作为受教育者的属性。尽管在教育过程中，我们意识到受教育者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但还是很难准确掌握受教育者的信息。即便在传统的教育过程中，存在着诸多测评和信息反馈渠道，但是仍然难以准确分析和了解受教育者具体的思想状态以及实际的教育效果。

网络和大数据分析技术的发展，实际上为准确了解受教育者的信息提供了有利条件。我们在进行教育信息的收集时，不一定非得需要受教育者填写相应的量表和问卷。借助思想道德教育目标群体的一些日常生活信息，在一定的算法工具的辅助下，可以比较全面准确地了解他们的状况。这些信息包括目标对象的活动轨迹、经常浏览的网站、社会关系群体的构成等，网络上留下的痕迹数据成为分析目标对象的重要材料。例如，通过经常去的场所的痕迹运算，可以得出近期该对象的大致活动范围；通过社会交往的社会网络分析，可以得出目标对象的交际网络和影响关系，我们甚至可以用社群图来得出这种具体关系。[6] 在现代的大数据分析中，这种方式被称为数字图绘。数字图绘在充分收集目标对象的痕迹数据和一般数据后，通过特定的算法分析，可以对每一个具体对象的行为和思想进行比较准确的描绘，从而为有针对性的思想道德教育提供可靠的依据。德国社会学家克里斯多夫·库克里克更愿意将今天的社会区别于以往的个体社会，在以往的社会中，所有人都被还原为普遍一致的无差别的个体（即便有差别，但这种差别相对于理论模型来说无关紧要），而今天是一个“微粒社会”，即每一个体因为数据分析和算法计算，让个体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在网络空间中变得一览无遗，库克里克认为：“数据越多，我们的特征就越清晰可见，数据越丰富，独特的个体就越多，网络化程度越高，个体化的程度也就越高。”[7] 这意味着，未来网络空间更多依赖的是这种微粒化的数字图绘，可以让思想道德教育面对更为丰富更为真实的对象，也让网络空间的道德建设能更有实效。

2．网络思想道德教育平台的构建

用户和对象的数据，尤其是各种痕迹数据对于今天的网络空间道德建设是一种重要的资源。正如加拿大数据科学家尼克·斯尔尼塞克所言：“我们应该把数据作为必须提取的原材料，用户的活动是这种原料的天然资源。就像石油一样，数据是一种被提取、被精炼并以各种方式被使用的材料。数据越多，用途越多。”[8] 在网络空间中开展思想道德教育，所需要的工作并不是教育者单向地去传播教育信息，而是需要大量收集这种数据“原材料”，然后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在网络平台上进行分析和运算。我们究竟如何收集原材料？网络空间如同浩渺无限的星空，任何具体的个体或群体都是这个星空极其渺小的一个，我们进入其中，如同沧海一粟，我们无法通过个体的力量来搜集到我们所需要的信息。斯尔尼塞克的比喻很好，即我们如果要采集和提炼石油，需要采油泵和精炼设备，那么，什么是我们的采油泵或精炼设备？答案是平台。斯尔尼塞克给出的平台的定义是："平台通常由处理数据的内部需要而产生，并成为一种有效的途径，能独占、提取、分析和使用记录下来的日益增加的数据量。"[9] 实际上，我们通常使用的微信、微博、QQ以及国外的Facebook、Twitter都是一种平台。但是，与作为企业和资本家以营利为目的的平台不同，在思想道德建设中我们必须建设符合网络空间主旋律的平台。实际上，手机上已经逐渐出现了这一类的平台，如学习强国APP就是一个很好的弘扬正能量、在网络空间传播正确舆论信息的平台。此外，超星公司开发的超星学习通也是在学校里广泛使用的平台软件，这类软件不仅可以帮助学生进行日常课程学习，也可以及时向学生反馈学习信息和思想信息，组织小组讨论，分配学习任务，甚至可以学习在线视频课程和开展远程学习交流。这样的学习平台为收集和提炼信息，进一步准确地对学生进行思想的数字图绘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当然，不同的部门和机构组织都可以建立这样的平台，以推动网络空间道德建设的发展。

3．网络空间的精准思想道德教育的实现

实现网络空间用户的精准数字图绘，建设网络空间道德建设的平台，目的在于实现精准的思想道德教育。如何有效地实现思想道德教育目标，一直以来都是思想道德教育研究的重点。思想道德教育不单单是一个信息传播过程，不能将思想道德教育等同于单向度的传递。有学者认为，思想道德教育需要"对教育对象进行相应的情感激发、需要强化，对教育对象在教育活动中所表达的反馈性信息进行分析并由此调整自己的教育实施方案"。[10] 简而言之，思想道德教育的目标是要实现目标对象的思想和行为的转变，即做到有的放矢。如何让网络空间的思想道德建设做到有的放矢？实际上，这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精准扶贫"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扶贫机制上由主要依赖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到更加注重'靶向性'对目标人群直接加以扶贫干预的动态调整。"[11] 精准扶贫的理念就是要准确找出贫困人员，再进行扶持。当然，网络空间的思想道德建设，不能理解为我们寻找的是网络中的道德洼地，而是说我们通过网络平台建设，通过数据收集和算法分析，能十分精准地了解具体对象的状况，从而做到在思想道德教育上的"有的放矢"，我们可以将之称为精准的思想道德教育。

网络空间中的主体既是一般性的主体，也是多样性和丰富性的主体，每一个主体都呈现出不同的具体差异。网络空间数字技术的应用，有助于找出每一个主体的优势和短板，因人制宜地展开思想道德教育，并发挥目标群体的社会互动作用，将思想道德教育的效果扩大化，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参考文献：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5，177.

[2]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Z].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215.

[4] 蓝江.5G、数字在场与万物互联——通信技术变革的哲学效应[J]. 探索与争鸣，2019(9).

[5] 蓝江. 数字时代西方代议民主制危机[J]. 红旗文稿，2019(2).

[6][英] 约翰·斯科特. 社会网络分析法[M]. 译者：刘军.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8.

[7][德] 克里斯多夫·库克里克. 微粒社会[M]. 译者：黄昆，夏柯. 北京：中信前沿出版社，2018：10.

[8][9][加拿大] 尼克·斯尔尼塞克. 平台资本主义[M]. 译者：程水英，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46，49.

[10] 沈壮海. 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145.

[11] 习近平的"扶贫观"：因地制宜"真扶贫，扶真贫"[N]. 人民日报，2014-10-17.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